



## 心文第二集目錄

- (1) 文乎藝乎
- (2) 何謂教育方針
- (3) 成功之道何在
- (4) 華人自辦事業之成績如何
- (5) 誰之過歟
- (6) 旅行中之人我觀
- (7) 巨頭有巨手方能救國
- (8) 意見一致
- (9) 殺或不殺
- (10) 勤勞與逸伴

目  
錄

## 心文第一集目錄

- (1) 歐行之感想
- (2) 旅京所見
- (3) 勵儉會
- (4) 中日親善
- (5) 反教運動
- (6) 英雄末路
- (7) 社會生活現狀
- (8) 太過與不及之罪惡
- (9) 爲北京兵災告友邦人
- (10) 平

## 原著人之出版物

戀愛與義 已出版

英文初版華文再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他與她 已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雙練 將出版

目  
錄

## (一) 文乎藝乎？

中華工程師學會詹氏徵文，有提倡技術精神一語，予正欲執筆應徵，說明中國革命無效之原因，大抵在破壞之後未能繼以建設，大抵在破壞之人材多，建設之人材少，大抵在文士武士之工作太多而藝士之工作太少，忽於西報見胡適博士在倫敦留學生會之演說，不禁感棖橫生而益不能已於言。

博士此次赴英任務，係討論庚子賠款退還後之主權及用途。

博士才品，衆所欽佩，博學多文，又長於詞令，於文學之革新，及白話之推行，功績甚偉，此次演說，一則曰物質文明非但可以生利，一則曰當初留學青年只習科學

及技術爲大弊，第一語與予意見相同，第二語則在今日有流弊，蓋十年前人固偏重於藝，而十年以來，則人又太偏重於文也。

予所謂文，係括文學哲學政治經濟等等，藝則指路鑛機電農林化美等等，一爲無形之學，一爲有形之學，予就此文藝二事，詳言其輕重緩急之利害。

予之所言，非與博士辯，乃就其意而引申之。

無論華人或外人，凡關心於中國之興敗盛衰者，皆認中國之弱點，在缺乏藝之能力及藝之職業，試取中國外國學者人數，作文藝兩項之統計，可悟中華爲特殊之國，特殊之焦點何在，曰有口無手，曰有文無藝。

予非不知文之爲益亦不小，但文與藝須有適當之比例，方能互相調劑，而互生其效用，畸輕畸重且不可矧

可令其一爲○數一爲∞數耶、

藝、賤業也、中國之輕視藝字、由來已久、因此則生利之藝士、往往棄其本藝而改作文人、或猛驅其子弟棄藝而就文、(工匠之子弟無一不然)

辛亥革命之後、世人稍覺其非、稍悟生寡食衆之害、稍知生利之眞道在藝之工作、然而習藝之人、終屬寥寥、留學歸國、有不能謀得一職者、有嫌其太勞苦而改充官吏者、其耐勞努力之少數分子、卒鮮有所成就、無他、中國直不欲建設故也、中國直不欲增加生產之能力故也、恃借債以度日、借而又借、債上加債、如醉如痴、永不作回頭之想、外國放債者、保護其自己生利之事業、廣佈其自己建設之人才、乃是當然之結果、結果之結果、則徒爲中國建設生利之藝士、斷絕其門路而已、

中國究思生利以還債否、如欲有生利之事業、究恃於白面書生乎、抑賴於勞力之藝手乎、

空言爲中國之專長、妙語生風、居然能與世界強國相折衝、而實事求是則無力、予敢正言相告曰、文士所長者妙語、藝士所長者實力、又敢正言相告曰、中國之富力已窮、目前最缺乏者、爲藝爲工作、爲生產之能力、于無財之國理才、如於無水之井汲水、又譬如庖厨、司烹飪者無數、而厨中實只有冷灶空鍋、袞袞諸公、究能永享其果腹之幸福否、

今日非無二三政治家空理家、稍稍燭見及此、而行與言違、予徒見其倒果爲因而已、

文學哲學等等、其名非不美、其趣味非不深長、予何嘗不尊之愛之、然就生利方面觀察、只可謂之理論、不可

謂之職業、妙理縹緲於天空、高則高矣、遠則遠矣、然而切近生活之淳、果在此乎、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仁義、此天理人情、豎盡千秋、橫盡萬國、無有能逃者也、

理論多由生活上之經驗得來、不能盡得之於學校與書籍、至於職業、則人人能有成就、近之有益於本身、遠之有益於社會、我聞有以職業家而成為文學哲學家者、以文學哲學家而成為職業大家者、則未之前聞、無他、職業非不習而能者耳、非可以空言塞責者耳、中國不欲富強則已、如其欲之、舍生產職業實無他途、無尊卑貴賤、皆不能逃避此一途、

中國人之性格、無一不備、聰明冠天下、尤能忍受、『不堪忍受之負荷』而獨缺乏實力、歐戰時、赴歐之華工、

為數甚衆、考其工作、三華人不能敵一歐人、然當其放高言論、則又勝於人人、其故安在、耳目手足相同也、圓顛方趾無異也、所缺乏者實力耳、藝耳、

缺乏者實力、則所當增進者亦為實力、欲增進實力、須鼓勵藝士、而尤須先破除最舊最朽腐之觀念、即文貴藝賤四字是已、

予謂缺乏實力、非謂中國無勞力之人也、無如勞力者不能勞心、勞心者不能勞力、換言之、作者不思、思者不作、言者不行、行者不言、具調劑之能力者、厥惟藝士、嗚呼、有能力而鄙夷之、果何故歟、

理論家有以物質文明為西洋之厄運者、果爾、則我國人之尊文賤藝、可稱人皆愚而我獨智、人皆夢而我獨醒、雖然、此二語究竟可視為顛撲不破之定評乎、究竟

絕無考慮之餘地乎、予答之曰否、人未必真愚真夢、我未必真智真醒、我與人同處於現在地球之上、人求生、我亦求生可耳、人不求死、我亦不求死可耳、人皆生我何必先死、人皆死我亦何能獨生、

民國成立已十六年、窮象年盛一年、窮人年多一年、慈善機關、逐年增加其預算、而愈無救濟之方、

十三四齡之童子、高不達長人之肩、爲生計所迫而賣其氣力於牛馬之職務、如洋車是已、

人每發其不負責任之空言、謂此輩丐者與窮民、何不另尋一種較有人道較不勞苦之工作、吁、彼果於何處尋之乎、遍國中建設生產之事業、殊寥寥也、

平原沃土、不枯於苦旱、即澶於淫雨、無辜小民、不投入軍隊、即迫爲匪盜、

號稱上中階級之人、不得已而擁塞於官之一途、世界上官之生涯、無有如中國之盛者、然而一時雖免爲災民、積久仍成爲災官、

據北京導報所載、世界京都居民之死亡率、以北京爲最高、

近年來之慘狀、更不堪設想、尸流遍野、或僅赤埋於田內、或竟浮飄於河中、疫癘蔓延、勢所難免、

以上種種、其故安在、其罪在何人、曰在不興生產之事業、曰在輕視生產之人、有何術以救此、曰有藝先於文、藝急於文、

刀兵疫癘之源在貧、貧之源在無工、被災者不但華人在華人之外人、何嘗不受其害、近日日本大冨Saburō夫人、救世軍首領、Paree氏、皆是受災之人、此外尙

不可勝計、病僅是結果、原因在華民之貧、華人外人、皆應悟此循環之因果、

慈善事業非治本之道、例如北京協和醫校、建築非不偉大、設備非不完善、予曾與一華人談、此人體弱而智強、所言頗有深意、其言曰、『欲研究病理、宜先有病人、病之前爲貧或災、中華貧與災並盛、西醫殆幸災樂禍者乎、』予答之曰否、研究病理、謀所以除病、彼又笑語曰、『病源在貧、不在病、治病不在藥而在飯、飯之源、則在工藝、』

各教會多辦慈善事業、其志可嘉、而其目的實未易達到、何則、無以活人之身、即無由化人之心也、數月前、京郊爲軍隊蹂躪、男女災民以數萬計、慘無人道之遠因近狀、予曾撰文以告諸當世、題曰『爲北京兵災告友

邦人、』蓋其時關稅庚款法權等會之各國名流、稱欲調查中國實情、故予以災害實情告之、

此外尙有一事、予欲於今日補述、予曾遇一災婦、左手抱病兒、右手取水飲之、水不淨而亦未煮、予告之曰此水甚穢、含微生虫甚多、飲之有害、該婦怒目相報曰、『子殆爲教士乎、平時以誦經拜神相勸勉、今日亦然、子非貧人、子豈知貧人之苦況者、什麼叫作衛生、什麼叫作微生虫、無淨水如何不取穢水、無柴火如何得以煮水、兒渴欲死、我不忍視其渴死耳、』吁、誦經拜佛、誠高尚矣、願空言究何補於生命也乎、

予有一友、藝士也、十六年前、識之於歐州、當時予曾勸其習藝、今日語予曰、『少年同學之棄藝習文者、或已作督辦司長、或已作公使領事、多半已揚眉吐氣、少半



亦出頭露角、頭銜既榮、俸祿又巨、居處既優、衣食又豐、既可憑藉地位以開展雄才、又可多得機會以發表宏論、嘯遊於他國文明事物之下、飲食衣履、坐臥行游、乃至盥沐呼吸、無一不享藝之所賜之樂利、文士之鴻運、真同天授、至於區區藝士、無論委身於大局面之鐵路、或小規模之工場、五十年二十年、年復一年、始終不入人之耳目、困於泥塗、老於僻壤、死於牖下、洋車且不可講、遑論氣車、石路且不得履、遑論木路或平滑如鏡之瀝青大路、微量之辛資、不得償抵程之生活、或竟皇皇如喪家之犬、投於東西而東西播駕、奔於南北而南北閉門、……………」

予於此惘然而歎、歎尊文賤藝之結果、一至於此、工業萎靡、進步停頓、而用非所學之積習、又屬牢不可破、督

辦會辦司長局長等等之位置、在此官僚政體之下、更不授於此實心實力無聲無色之藝士、怨藝之無靈、怨已太晚、諉文之萬能、諉亦太遲、仰首呼天、天固不應、俯音叩地、地亦不管、試問當年儕輩、天才果高於此友乎、非也、學力果超於此友乎、亦非也、不幸之藝士、只能對此不情之天地、長嘯短歎而已、

一般人得意之結果、爲又一般人灰心之導線、勞力視爲大愚、分利成爲風尚、建設委之後日、享用只顧目前、此種心理、南北兩方人、殆屬一致、

謹請我華人平心思之、活命者是否爲飯、飯果來自何處、一人之飯、可得之於文、是否人人之飯、皆可得之於文、又請友邦人平心思之、君等果持人道主義者、果以公道爲目標者、果有誠意協助中國而知利人即以利

已者、則退還之康歛、當悉用於直接生產之事業、貴國救命之物爲藝、請亦以藝救華人之命、

人若只知有一己之飽煖、只知享用現成之衣食、則千萬人自生自死、當然不關痛痒、全國內藝之需要及缺乏、當然無須研究、但我人豈僅如此者、豈不欲爲全國生活問題謀一解決方法者、夫如是、則藝之輕重緩急、實爲生死存亡之最大問題、

今日苟欲展築一二鐵路、覺鐵路工師已不足、欲創立一二機廠、覺機械工師不敷分配、欲製造數種工業上最不可無之鐵水、覺化學師不易羅致、予今以最低希望、叩求於大人先生之前、不希望與辦大批工業、只希望與辦其一小批、假定以日本工業十分之一爲限度、請在算盤上、撥動幾粒算珠、卜問卜問、應需一小批之

藝士若干、又在灶神前卜問卜問、此藝士將由何處產生、如不產生、則人人向冷灶空鍋討生活、予實有同歸於盡之慮、

予取日本工業十分之一爲限度、大人先生、如尙嫌其其太高、則予當以童子所習之普通算式、證明此限度之甚低、日本幅員、約小於中國二十倍、若以幅員之比例併算、則其限度僅爲二百分之一耳、 $\frac{1}{10}$ 與 $\frac{1}{20}$ 相乘則等於 $\frac{1}{200}$ 也、

抑更有進者、中國目前區區已有之藝途、同時有二種矛盾之現象、一曰有人滿之患、一曰有才難之歎、夫既人滿、豈非才多、夫既才難、豈非人少、乃人滿才難成爲同時內之現象、理論上絕對不通、然而事實上確鑿如此、其故何在、以予度之、用非所學或用違其才四字、應

居罪惡之半、中國藝途既隘、而藝之地位、又多爲無藝之人搶去、有藝者自無容足之餘地、此所以有人滿之象也、中國治人及治於人者、其資格恒屬兩歧、藝之事業、主管者恒非藝途出身之人、自身既不知藝爲何物、則所管之少數藝士、事務上既少諒解、情意上又少融洽、賞罰升降、更少公平、主治者視被治者爲下僚、被治者視主治者爲塑像、由隔閡而生怠玩、由怠玩而致廢弛、往復循環、初時有藝之人、積久而漸失其藝之精神及毅力、此所以有才難之象也、事業隨之腐敗、鐵路最爲明顯、他人代爲建設者、且破壞若是、說者歸咎於武人、實則文人之咎亦多、官僚治國、病民病國、而官獨利、充弊之所極、貪官污吏、有始終見容於社會者、有歛迹數年而仍榮升者、社會之罪惡、實社會自造者也、

八

總之人處今日、飲食於藝、衣履於藝、坐臥於藝、行於藝、又游於藝、生於藝、又老於藝、死亦有賴於藝、自孕於母胎之前、乃至壽終正寢之後、無時無地不受藝之所賜、藝之爲用誠大矣哉、予不忍隨聲附和曰藝賤藝賤、予直敢大聲疾呼曰、藝尊藝尊、

## (2) 何謂教育方針？

孫馨遠在南京時、曾有教育方針之宏論、今雖已成昨日黃花、然其所言頗足代表一般人之心理、竊故追憶之、而欲有所糾正之、

教育爲國家大政、播種在今日、收穫在於將來、

孫氏以爲各國各有特別之國情、飭令教育機關、就本國需要而改定教育之方針、余聞之不能無喜、蓋無論見地如何、而要其重視教育之盛心、則已顯然可見、有盛心乃有盛業、教育當局、從此研究利害、各施所見、不患無明確之方法、即不患無良善之成績、敢以鄙人所見、與當世一商權焉、

竊常聞外人之言論、以爲西人自西人、華人自華人、彼

此截然不同、華人所需者、非西人所需、西人所能者、非華人所能、此種見解及言論、余素厭之、獨惜今日華人、亦有具此種見解、持此種言論者、

華人能以粗飯度日、西人非精饈不能度日、此一事也、能謂西人之智力強於華人乎、不能也、惟其然也、反足證明華人之體質、實強於西人、苟華人亦能以精饈爲食品、其智力豈不更勝於西人也乎、

余曾參觀某貧兒院、據院長女教士言、以普通情境而論、華兒之智力、確不能敵西兒、然同一兒也、苟飼之以良食、加之以體育、則其智力顯然與他兒不同、此係該教士親驗之結果、洵如是也、彼就普通情境以妄斷西人華人優劣者、實皮相之言也、反之、若西兒而處於卑劣之情境、飼以粗糲、又禁錮其體育、則其智力之薄弱、

與華兒等耳、

我人須知西人是人、華人亦是人、人之原則無異也、

我人須知西兒是兒、華兒亦是兒、無論爲西歐爲東華、其生也無異、其長也無異、其死也無異、其所需之空氣無異、其所需之營養物無異、所不同者祇境地耳、

今日世界開通、無論東西南北、幼童所受之教育、須適應於今日將來之需要、至於過去時代之需要、則僅適於過去時代之人、與現在之幼童、實不相干、

過去之故事、或屬可喜、或屬可悲、幼童固當知之、已往之陳迹、多可爲後事之師資、然所謂師資、非謂刻板式之摹仿、乃謂得失上之鏡鑑而已、

我人處於競存之世界、中華民族、若不欲他種民族壓倒、則應具同等之智與力、萬國教育之原則爲發展智

與力、我何能舍此而另闢蹊徑、

十

人謂各國之教育方針不同、余謂不同之處甚少、而又僅一二細節、法國幼童入校、往往有人伴送、英國幼童多單身獨行、德國幼童、却又於入校前結隊互鬥、所不同者如此而已、祇各國之習慣而已、

西國幼童返家、先接吻於祖母、次接吻於祖父、中國致禮、先祖父而後祖母、不同之點、僅在此細故、誰曰不可、至於教育大綱、則號稱文明進步之國、靡不相同、既無分於東西、亦無別於南北、若謂宜於彼者未必宜於此、則豈彼所戴者一天、此所戴者又不天乎、彼所履者一地、此所履者又一地乎、彼所照耀者一日月、此所照耀者又一日月乎、大造無私無界限、人類見其私與界限、乃人類自私自限者也、地球繞日球而行、東方白晝、西

方黑夜、不同只在虛象、天理則詎有異乎、我人豈可因東畫西夜、而即謂日球繞行地球者乎、張冠李首、各有其宜、誰曰不然、然首與足、究爲異物、冠與履、當爲異用也、謂張冠不宜於李首、可也、謂張冠只宜於李足、則不可也、

外人頗有不樂睹中國變法者、余曾遇一荷蘭貴婦、一日謂余曰、君多華友、君應勸彼等勿改西裝、西裝不適宜於華人、男子長辮、女子小足、何等雅緻、奈何效法我人而改去之乎、

余答之曰、華人改裝、何嘗效法於君等、彼只應時世之需要而改變之耳、改變而取法於世界通行之成規、理固然也、君等今日之服制、果與古時之國裝相同乎、君等祖先足上之木屐、及頭上之線帽、今果何在、乎、貴

國古時華服、余在圖畫中見之、當在貴國游歷時、欲覓此華服、而不可得、人爲余言、無可覓、入古物院、乃得見之、然則物隨時而變、隨環境之需要而變、從可知矣、若今日北京外交人員、各服其紅、紅、綠、綠、尖、尖、圓、圓之古裝、則其采爛希奇、視長辮小足、當更過之、華人今日需要之服裝、爲輕便、易長袖爲短袖、薙長髮而留短髮、圖其便於工作而已、

中國圖進步而變法、夫舉步前進、固當三思、而舉步後退、更當千慮、忽進忽退、其結果非但等於零、且將落於於零度下矣、

今日若干學校、頗顯退步之象、甚有退至數百年前之原狀者、良可歎也、

青年爲求學時期、干政會議足以悞學、此固校風之應

改者也。

青年光陰之寶貴、一刻勝於千金、而中國假期之多、不可勝計、屬於普通者、已名目繁多、屬於特別者、各校又各自爲政、政潮愈多、紀念日亦愈多、依現在之情勢、以推度將來、恐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爲放假之日矣、此固校假之應改者也。

童子之用心、宜平均分配、今日有主張以每日八點爲課時者、以年計、失之太寬也、如彼、以日計、失之太嚴也、如此、此固校鐘之應改者也。

教育之大綱、余只能以一語相告、曰萬國一致而已、人生大概可分爲四期、自初生至十餘歲、爲蒙養時期、自十餘歲至二十餘歲、爲力學時期、自二十餘歲至五六十餘歲、爲勤務時期、以後爲休退時期、第一第二時

期、至多不過二十餘年、第三四時期、則四五十年之久、若前兩時期內、蒙養無方、而又不能力學、則以後四五十年之長時期、游手閒身、只能爲害於社會而已、故辦理學校者、應使此前兩期內極短促之光陰、無片刻之虛糜、庶幾對於個人、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可告無罪、如其不然、則學校祇爲造孽之大廠而已、余見今人、有以麻酔品爲教育方針者、其造孽固甚大、亦有以麻木品爲教育方針者、其造孽亦不小也、一則失之太過、一則失之不及、余曾著一交曰、「過與不及之罪惡」、凡事皆然而教育尤甚、爲人師者、奈何以一己之偏見、而誤人子弟於無窮乎、

余請問中華是否欲立身於列國之中、如欲與列國並立、是否應發展幼童之智與力、以達於富強之域、如欲

發展其智與力、是否能違背於各國所以發展智力之普通原則、若謂普通原則、不適用於中華、則請問中華特殊之原則、究竟何在、

總之教育大綱、萬國相同、其不同者、祇可謂之細節耳、如謂大綱可以獨異、則必跳出於天地之外而後可、



### (3) 成功之道何在？

一年以來、南方偉人、曰某某先生、先生其能成功乎、先生以外之諸偉人、其能成功乎、或曰能、或曰不能、

『中華人在中國行事、應參用中國之習慣、不能如外國人之在外國行事』此堂堂冠冕語、予屢聞之、而予敢斷言曰、中國之所以不能興起、及中華人之始終不能成功者、其毒根皆此冠冕語也、

此冠冕語之內幕、常含一點黑星、曰私利而已、革命僅到私利之前面而止、一切皆可破壞、獨在私利界限、則以破壞他人的、滋長自己的爲目標、即不滋長、至少亦須破壞他人而以自己代之、以暴易暴、以惡易惡、以貪易貪、皆恃此冠冕語以爲保障、無南北左右紅白、皆以

此冠冕語爲欺人瞞人之利器、萬口同聲、儼然如金針玉律、儼然如算學科學之公式、

刻板式之模仿、予固不贊成、然而採取實有其道、譬如擇食、食則必求其消化、不消化則弗如勿食、

在中國欲有成功、並非難事、只須隨時隨處遵循正道而已、譬如火車之必循軌道、無軌道固全車傾覆、有軌道而稍偏稍彎、亦仍不能免傾覆之禍、徒令乘車人死於非命而已、

德國總統與登保何人乎、非紅非白非左非右、與其謂爲民黨、無寧謂爲帝黨、聰明才具皆平庸、且亦非政治大家、年齡已達八旬、則血氣亦不甚強、然而德國之進步、却有一日千里之勢、歐戰所受之巨創、幾已恢復元氣、無新無舊、歌功頌德之聲遍國中、頂天立地之重任、

集於此七尺老軀、彼由何道以致此者乎、別無他道、如行車之維持軌道而已、一次宣誓服從民國之法律、則以後事事皆服從此法律、自己守法、他人有逸法者、用全力以遏止之、彼所握定之方針、不過如此、然此方針者、實具無上之能力者也、彼知國家猶火車、國法猶軌道、彼知軌道之小小偏斜或彎曲、即能使全車傾覆、彼知欲維持火車、應先維持軌道、即能維持之責任、寄于一身、知之即行之、一日行之、且日日行之、此與氏之所以為興氏也、此德國之所以為德國也、

我人果採用新式火車乎、抑仍沿用舊式之驟車乎、如欲沿用舊式、則明明白白沿用可耳、若既採用新式火車、而却又曲折軌道又截斷軌道以遷就私意、雖欲火車之不傾覆而不可得也、

採用火車而變更軌道、變更之以使其適合於私利之程途、時時以冠冕語為保障此私利之護符、此真中國之大不幸、且其不幸實為世界萬國所罕有、

俄國共產制度、究竟如何、予不知其詳、然而中國所謂共產、究何如乎、徐謙夫人之行爲、不已昭昭在人耳目中乎、汽車六七輛、似屬過甚之言、惟三輛則是確數、顯要地位、支配於其叔其妹其子其姪其女其婿、豈太子制度與平民制度、應並駕齊驅者乎、豈皇親國戚、應在平民制度上、另闢一欄者乎、何者為彼之護符、仍不外冠冕語曰、『中國自有中國之國情、』

予不知何謂國情、意者即私利爾字乎、

夫人夫人、君於採用火車之時、即預定傾覆火車之計、予不知繼君而起者、將再演此苦肉計否、抑或反其道

而糾正之乎、要之、乘車人之斬頸刎足、過去之事、君不問矣、乘此閒暇、逍遙遨遊於外洋、或由黨部特派、並由臨時政府供給豐厚之川資、此必爲君第二計畫、此計畫殊不足怪、蓋中國二十年之老套、始終如是、君不過老戲新唱而已、特派員作何事、過何種生活、予知之、予不必言之、大抵亦不外如前人或他人之故技而已、隨員秘書僕從、至少一打或半打、頭等艙位、不在言下、前年大小軍閥徐樹錚、盧筱嘉、耗糜民脂於外國、予曾作文明擊或暗刺、顧其鋪張揚厲、尙不如今日平民首領之盛也、

君是華人、代表四萬萬人之大民族、君必曰體統攸關也、老套冠冕語、原爲華人處處適用之公式、何獨於君而疑之、

代表之體統攸關、誠然誠然、四萬萬人中、有前乎君者、君見之矣、有後乎君者、君亦見之否乎、我國窮民之數、超過全世界窮民之總數、君亦代表之乎、不滿十五歲、及已過六十歲之窮民、不得已而拉洋車、君亦代表之乎、各省自生自滅、無人顧問之棄嬰及殘老、不知凡幾、君亦代表之乎、刀兵飢荒中之餓夫浮屍、以數十萬計、君亦代表之乎、某日某西人、旅遊某地、以殘餘之肉骨投於地、已入犬口、衆人奪於犬口而食之、貧苦之象、一至於此、君亦代表之乎、君亦將以堂堂皇皇之體統代表之乎、

予所最憐憫者爲青年、激於愛國之真忱、懷於空妙之理論、蜂擁投入於君等所操縱之火車、彼等以爲青天白日之前程、真如紙面布面所繪者之可喜、誰知彼等

一入火車、君等即改撥軌道、而駛入私利之岔道、  
夫人夫人、君之招牌、爲平民主義、此新式之火車也、而  
君之軌道果何如乎、予與君無一面之緣、無一日之仇、  
與君同道者、不知凡幾、惟君獨授我以鐵證、君之汽車  
及貴公子之高官、何一非以青年之赤血、換來者乎、予  
憑良心爲君進一言、並爲一般偉人同進一言、

---

### (4) 華人自辦事業之成績如何？

何？

天津南開學校、二十二週年、及女中學落成紀念大會、余乘此機會、參觀全校、心神愉快、猶夢遊勝地、

由校到津埠、汽車僅十分鐘、鐵路到京都、火車僅三點鐘、然而余在其地、似已出於中國之外、又似不在眼前時代之中、余豈真在夢中着手、無他、該地之空氣與精神、大異於他處故耳、

中國目前之混亂、如狂風暴雨、禾稼花木、無一物不爲之摧殘、獨有一物、超出於政潮之外、屹然不動、且又日進無疆、就余所見、則南開學校而已、

狂風暴雨中之鮮花碩果、世所罕見、南開初成立時、僅如一粟之細粒、而發榮滋長、卒能使花與果、茂而且富、

果由何道以致此者乎、

十八

智與力爲今日立國之本、爲一種民族、可以抵抗他種民族之利器、空言浮識皆無益、貴有宏富並堅強之教育、培成智力並足之人材、余觀南開學校之新青年、益歎二十二年前之老成如嚴範蓀、王奎章諸君之功爲不可沒也、

每人每月二百兩之捐款、不爲不巨、況月月年年、靡續不斷、則其果毅之精神、豈可與尋常慈善家等量齊觀也乎、

開幕之禮節、余見之多矣、其儀式大略相似、名公巨卿、必在邀請之列、其間亦有人爲捐款善士、始也振鈴、次也演說、又繼之以軍樂、其演說無非致頌詞於成績未見之前、其軍樂大抵以華人之手、弄異國之器、奏異國

之音、其終也必照相以爲結束、設茶以作餘興、此外所可誌者、則散會而已、此種老套、余已屢見不一見、蟾圓幾易之後、問此轟轟烈烈之下文、究竟如何、則有答以奄奄一息者、又有答以未生先死者、且有謂生固偶然、死已長逝者、

南開開幕之時、却與他校不同、學生僅七十餘人、既無嫵媚驚人之演說、亦無聲振天地、歡始不歡終之軍樂、紀念照片固亦有之、而僅寥寥數人、顧此數人、固聯其臂而結其心者也、且其聯結視鐵練爲尤堅、今日偶有一二人已斷練撒手以去、只其身已隱而不現、其心固長生不死也、

凡關心於國家根本問題如教育者、類皆欽佩南開之聲譽、及校長張伯苓君辦理之成績、余於此無須贅言、

但余之欽佩、在男女中學、而不在大學、余以爲中學急於大學、世人好高騖遠、未免錯誤、做著「歐行後之感想」一文、已曾論之、

張君有一言爲余所更欽佩者、茲特表而出之、其言曰、「予僅一頭腦、苟無強健之指臂、則空頭腦亦何能爲、」張君出此言時、並指某君某君之姓名以相告、如喻鑑華光霽尹承綱章輯五孟琴襄伉乃如潘珍蕙邱崇彥張彭春諸氏、匆促之間、余已不能備記、張君此言、殆如老聃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乎、所謂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者乎、所謂爲而不恃、成功而不處者乎、

爲頭腦者歸其功於指臂、爲指臂者歸其功於頭腦、其下各級之主管主辦各員、亦復如是、然則南開所以有成績、無非因其是一頭腦指臂兼備之活人而已、

教員職員之酬勞並不巨、中學大概自五十至一百餘元、大學大概自八十至二百餘元、此種數目、在偌大中國、在此人人視爲豪富之中國、實覺微之又微、然却是十足現金、月月可恃、安分樂業、用其全力於培養子弟之一事、當其初來、早知以施教爲惟一之職務、及其久留、又知以悞人子弟爲最大之罪惡、一切兼差之習、傾軋之風、在他處數見不鮮者、在該校則始終未嘗一見、斯又由何道以致此者乎、

兼差固校章所禁、然即不禁、亦必無人兼差、傾軋之源、大抵爲爭權奪利、南開校長、義務多於權利、觀其簿記、收入不豐、籌劃更煞費苦心、無權可爭、無利可奪、爭奪非但無益、而又有害、此傾軋之風之所以能免也、

他處一般教員之魂魄何如者？政府之窮、已在末路、不得不奔走各處以謀兼差、一處無錢、或可得之於第二處、第二處無錢、或可得之於第三處、因此則須奔走於二校乃至三校四校、當其謀之未成也、仍須結納酬應以見好於人、逮其謀之既成也、仍須結納酬應以取悅於人、其地不止一地、其時不止一時、無地無時不在結納酬應之中、薪俸之虛數、非不甚巨、而實際所獲却有限、結果只剩得力竭聲衰四字、

人皆樂聞巨薪、妻子聞之而喜、僕役聞之而亦喜、願亦知其家主之勞苦乎、勞於奔走、勞於結納與酬應、苦於索薪、又苦於賒賬或還賬、勞苦已達於極點、而校長學生、方且苛求於其後、

精神及光陰、早已用罄、課前自無暇預備、課時自無由

講解、到校必遲、離校必早、皆屬情勢所當然、乃一方面既不滿意於校長、他方面又不滿意於學生、校長學生、抑何不諒之甚乎、

夫如是、則既須謀所以見好於校長、又須謀所以取悅於學生、責備首當其衝、酬報則落於最後、爲教員者真不幸之甚也、

他處一般校長之生涯又何如者？地位更高、交際亦更廣、薪額之虛數更巨、而實利依然空空、且其地位全繫於政局、如風中之燭、如水上之萍、無時不見其有動搖之象、手中直須常持風雨表以測氣候、明日有風抑有雨、雨則如何避之、風則如何順之、日夜皇皇、疲精勞神於窺測之一法、

南開學校之生活、大抵賴私人之捐助、因此、外界之險

惡、不足爲累、張君引余入各廳、說明某舍爲嚴氏最初所捐、某地爲鄭菊如君所助、某地第一新舍賴徐菊人嚴範孫王益吾諸公之巨款以造成、軍樂始於何時、其器爲嚴王兩公所購、某舍爲大學、賴黎總統徐總統之巨萬及李秀山督軍之五十萬元以造成、某處爲礦科、因李組紳君提倡年捐三萬元而特設、某處爲科學館、賴美國羅氏基金團之十五萬餘元、袁述之先母七萬元、言仲遠先夫人一千元以得成立、此外又有蔡虎臣袁伯森閻百川陳秀峯王子春李炳麟靳翼青許靜仁金伯平何慶成諸公、皆先後捐助巨款、其撥助公款者、尙有盧木齋陳小石劉仲魯朱經田諸公、凡此善士、有尙生存者、有已沒世者、余睹銅像及照片、似皆面帶笑容、歡樂無極、所樂維何、樂此新代青年之智與力、比之



前一代之人物、似已有化胎換骨之奇效耳、

余在天津途中、見有以寶貴之金錢、購焚紙人紙馬紙房紙轎、以爲喪葬之儀節者、其火焰既轉瞬即熄、其餘燼亦埋於土、而同歸於盡、善士中之在地下者、當亦笑其太愚、一則事落空虛、一則名垂不朽、一則供奉死人、一則培養活人、何樂何不樂、諸善士可謂知幾者矣、

老子有言『天下大事、始於其細、天下難事、始於其易、』南開學生數目、起於七十、而達於二千、是固始於細與易者也、惟其如此、故能成其大成、其難、然而事無論大細、難易、苟主之者無相當之才能、又不以全副精神、與之相終始、則細者易者、亦皆無一可成、觀於南開、已出校之學生、樂回母校、而與新生相聯絡、已畢業或出洋歸來之舊生、亦願回母校、而效其指臂之助、師弟間

之感情、亦仍是新舊融洽、先後一轍、校長對於新舊弟子及教職員之懇勸、亦無時不溢於言表、此視彼爲一體、彼亦視此爲一體、有互助之精神、有持久之精神、又有互相諒解之精神、雖欲無成、其可得乎、

才能與精神、談何容易、人不皆有才能、人不皆有精神、才能與精神、又不常相伴、余見世間事業、有朝榮夕萎者、有方成旋敗者、亦有先敗後成者、孔子曰『爲政在人、』成與敗全係於人、而人才能精神爲歸宿、談南開者、幸勿忽視此天然之公律、

外人常言、華人獨辦之事業、若無外人助之、則十之九不能成就、或成就而糜費甚大、然觀於南開、則此言殊不可信、論其費用、與成績有相當之比例、論其外助、則二百名教職員中、僅有客卿二人耳、我華人獨辦之事

業、何嘗無成就、何嘗有浪費、要未可以一概論也、  
雖然、退而思之、近年來北京方面之學校、十之九不滿  
人意、外校視華校、比較爲良、則外人之言、亦未可盡非、  
余不樂其言之未可非也、余甚樂其言之不足信也、其  
關鍵在一人字、願當世在此字下一深切之解釋、生一  
重大之覺悟、得此關鍵則事無不成、失此關鍵則事無  
不敗、豈但學校而已哉、

### (5) 誰之過歟？

某日、余在報紙上見一演說文、係某君在青年會發表者、有一語頗觸余心、其言曰、『目前時局之紛亂、此一般人、歸過於彼一般人、彼此委過、過果在於何人、大抵各方面皆不能辭過、各方面若能各認其過、則時局始有轉機之朕兆、』

談言微中、余不能因其人而廢其言、原來在一可敬不可褻之國家、功未必屬於一人、過未必不屬於多人、種豆得豆、種瓜得瓜、惡果暴發於今日、惡因早種於曩昔、循果探因、有槍階級、未必能獨任其過、蓋謂其效尤則可、謂其作俑則不可也、

上行下效、一行百效、變本加厲、失羞惡之心、失是非之

心、失惻隱之心、其勢如燎原巨火、不易撲滅、而追溯初燃之時、固僅一星星之火耳、

聞者疑予言有迴護武人之意乎、非也、予不獻媚、亦不畏武器、予惟有感於瓜豆因果之道耳、其例千萬、不勝枚舉、試舉鐵路以概其餘、

歐州鐵路當局、對於小商人小農民、或挾有勢力之名公巨卿、待遇平等、貨物之損失、及轉輸之遲悞、一律依法負責、易地以觀、我國當局、自亦無卸責之餘地、今也農輟耕於野、商棄賈於市、民窮財盡、國命瀕於末日、當局尙自諉曰、非吾過、非吾過、吁、然乎否乎、余訴之於公道、公道答予曰、否否、

某日、余於鐵路旅行、見路務之敗壞、知農工商破產之本源、實在於茲、路員語予曰、『子爲異國人、於中國情

形、殊多隔膜、中國自有中國之公道、不能以外國之公道繩之。予答之曰『不然、公道無中外之別』

該員悻悻然去、顧左右而言他、

予退而靜坐、閉目沉思、不禁昏昏睡去、熟睡之中、作一長夢、前後可分四段、彷彿在地獄天堂、一一參觀其真狀、第一段係見農人在曠野播種、老幼男女、胼手胝足於田間、天神錫之以雨陽、地祇賜之以膏腴、勤苦誠樸之小百姓、欣欣然喜形於色、慶本年簡陋之衣食、可以無虞、節衣縮食之所剩、尚可作來歲之儲糧、復有升斗之羨餘、則乞靈於鐵路、以運售於他地、安分樂業之外、別無所求、然此小農商、固非挾有勢力者也、卑辭厚禮以求車輛、而車輛不可得、賃積於站旁、非但無倉庫爲之暫藏、即鋪掩幾張草蓆、亦須自備而自看管、晝慕於

日、夜侵於露、陰雨則溼於水、麪粉結爲泥塊、豆麥生茅而腐爛、終年血汗之所得、至此悉化爲烏有、借問車輛何在、曰儘先供給於大勢力者、訴諸理則區區蟻命、本無論理之權、訴諸法則赫赫高堂、可加反坐之罪、飲恨吞聲、惟有盼老天爺憐憫於冥冥、再待來春耕耨成熟、或可補已往之損失、無奈天時地利、未能悉如人意、奇旱淫雨、相迫而來、雞豕牛羊、抵賣淨盡、除一條微命外、別無長物可視爲產業、妻兒耐飢對泣、苟延殘喘於一息、男子棄室離鄉、另尋活路於他方、生乎死乎、付諸不知之數而已、躑躅道途、破被一包負於背、問彼何往、答曰無定向、惟圖賣力耳、吁、與其謂之賣力、無寧謂之賣命、細考其行徑、殆往城市者居多、有時欲覓洋車夫之生涯、有時欲充工程之苦役、然而建設之事業、變變

小工之職業、殊不易得、惟牛馬生涯之洋車夫、或尙易充、蓋國內人類之工作、視獸類之工作爲更廉也、賣命之代價、如能兼贖其家室、實爲大福、無如一部份人、只能免其一身之餓死、又一部份之人、雖欲僅免其一身之餓死而亦不可能焉、最後一策、惟有伸手哀鳴、作乞丐之職業而已、於斯時也、妻望其夫、兒望其父、庶幾歸來救其命、然而望眼已穿、歸期終不可卜、此情此境、去地獄幾何、而天堂中之豪富乃大不然、勢力雄偉、事事皆有特權、欲得車輛、叱嗟立至、龍斷之事業、受中外法律之保障、居移氣養頤體、僕從成羣、大半坐食而無事、妻若妾則珠璣滿頭、嫌袖手之寂寞、則以麻雀爲惟一消遣、予隱約聞碰碑聲、又聞叫和之聲、半宵之一博、足抵千萬人一日之命而有餘、未幾、神魂縹渺、忽又達

於西洋、十六年前之舊景、歷歷現於目中、當時予正有改作華人之計畫、親友皆詫爲異事、一日赴法友家話別、見一小女、纔十齡、目灼灼集於予身、並語予曰、「遠適異國、子何以有勇氣、此異國者、嚮兒而又棄兒於土者也、子其勿往、」言時淚且下、原來法國教士、常於教堂前設立香櫃、募化香錢、此小女平時節省其糖果之費、積儲若干銅元、星期日隨從其母赴神廟、投入香櫃、以表其救濟中國貧兒之婆心、聲淚俱下、以阻予行、非無故也、夢境恍惚變幻、忽又見勢力大家之勢力、陡然一落千丈、享有特權之事業、多半已一敗塗地、昔日叱嗟可得之車輛、今日殆全爲軍人奪去、歎獻太息、脚恨軍閥不止、瞬息間、汽笛巨響、酣夢遂被驚醒、拭目急視何地、始悟神游天外、身在車中、適間乃長睡半晝而

已、此時車已停、予跳出車門、散步於站台、堆廢於地之農產、依然歷歷在目、衣不蔽體之窮人、隨於我後、乞憐之悲聲、亦入於我耳、嗚呼、因果乃天然之理、非迷信之言、向使民政當局、始終主持真正公道、不因貴賤強弱而上下其手、則法紀廉恥、何致掃地以盡、路農工商四民、何致蹂躪無餘、彼歐州小孩、亦何勞其以辛苦糖果之餘、獻其殷勤於此恒河沙數之窮氓乎、予謹請大人先生、平心一思、中國社會之萬惡、諸公是否無過、文謹請歷來朝野文武官吏人等、同聲懺悔曰、吾過吾過、知過改過、誓自今日始、如其不然、今日之惡因、又肇他日之惡果、誰之過歟、誰之過歟、

## (6) 旅行中之人我觀

語云、千聞不如一見、予遊歷南滿鐵路及朝鮮、幸得以所見證我之所聞、

欲知己之所短、宜先知人之所長、知人之所長、乃能補己之所短、予既見之、予不能不言之、區區之心、只盼我同胞勿囿於自是自大之舊習而急自奮勉而已、

我人評論長短、非謂長者無短處、短者無長處、例如稱甲國爲長、非謂甲國絕無短處也、稱乙國爲短、非謂乙國絕無長處也、蓋今日各國之長短、乃比較的而非絕對的也、苟長處多於短處、則稱之爲長可耳、反是則稱之爲短可耳、

評人之善惡亦然、善人非無小惡、惡人非無小善、若其

人之行爲善多於惡、則稱之曰善可耳、反是則稱之曰惡可耳、

謂某國極富、豈其國絕無貧人乎、謂某國最強、豈其國絕無弱點乎、謂某國政治最良、豈其政治家絕無不良分子乎、謂某國政府中皆貪官污吏、豈其官吏中絕無一二賢明者乎、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旨、」盍世論文、得其道矣、

日本繼續不息之進步、得以免其國內之革命、其進步之途徑、與英國同、日新不已、有條理、有次序、有步伐、主動者爲握有權力之當道、其勢自上而下、中國之改革與俄國相似、在上者不肯動、在下者乃不能不動、其勢自下而上、

凡一國之改革、自上而下則靜而寧、自下而上則動而亂、一則有福無禍、有樂無苦、一則無福先有禍、無樂先有苦、順逆之關於利害者大矣、

自上而下、在下者受福、在上者並不受禍、自下至上、在下者固先受禍、在上者亦卒不能受福、

我人常言「日本無內亂、所以能變法」、此語實有掩飾自己不能變法之意、其實日本惟因能變法、所以能免內亂、夫多數人民之所求、無非欲改善其生活而已、生活既能改善、誰復有好亂之心乎、

人皆知日本之進步、已能與世界頭等大國同其聲價、工業如朝花怒發、教育如日之方中、社會事業亦日漸擴廣、事事皆與世界大國同居於進步程途之水平綫上、願有一事、不能全滿人意者、外交是已、夫外交爲外

政、各黨各派之主張、原難一致、但日本官民、如真能見機者、此後當以更良之外交、表示於天下、曰平等與公道是耳、

評人國家、不能據一二人或一二事以立言、當就其一般過半數之人與事以立言、予就奉天大連及朝鮮數城鄉所見者以立言、則日本之政治風尚、固有令人不  
得不欽佩者、

予愛中國、予不能已於言、予之見地、是否有當、余不敢自信、惟有一言足以自矢者、曰無成見無私見、並無國與種之偏見是耳、

南滿鐵路之完善、無疵可摘、且間有勝於西洋之處、奉天城外、有日本租借地、道路寬坦、新造者繼續不息、舊有者亦循環修繕、房屋建築、豐儉適度、公園及廣場、



亦屬應有盡有、而一入省城、情形大異、衛生工程、更無從說起、

最令予觸目驚心者、則爲華日生活精神之懸殊、日人生活、以家庭爲本位、夕陽西下、一日之勤勞既畢、夫攜

其童、妻攜其兒、夫與妻齊肩偕隨、或散步於通衢、或聚遊於園場、任何一處、見男子即見女子、見女子即見兒

童、此種生活、詎非以家庭爲本位者乎、至於華人生活、則以個人爲本位、城內無論矣、即同在租借地內、夫之

娛樂在一方、婦之行止在又一方、夫婦兒童偕行者、僅能偶然一見而已、有時僅爲選購首飾而已、中國數千

年之家族主義、固有多少相當之好處、亦不無相當之流弊、矧更濟以家庭之流弊乎、

與奉天城相距不遠、有地名湯崗子者、溫泉在焉、造路

建屋、鑿池開湖、簡樸而頗完備、予至其地、適爲星期日、日人家族、來此逍遣一日者、殆以百計、所見華人數名、或僅子身、或僅有男女作伴、否則攜一妾或妓、家庭則不得見焉、

奉天固華土也、華人與日人相比較、其多少不可以數計也、而日人如彼、華人如此、予謂華人生活以個人爲本位、夫豈過甚之言、

國以家爲本、家齊乃能國治、孔聖人不嘗言之乎、評人之國者、先評人之家可耳、規已之國者、亦先規已之家可耳、

大連爲日人新經營之海埠、大於奉天省城數十倍、租借之名猶是、而景象尤日多華少、道路更密於奉天租界、四通八達、錯綜如蛛網、寬平潔淨亦過之、隨處可得

汽車區內一次行程，祇費半元，電車往來如梭，破鈔五分，可以任達何巷，而直至遠郊，馬車雖陋，而價更低，乘三人費二毛耳。

市內之官署及私房，大小奢儉，莫不適度，建築制度，既不複沓，材料支配，亦頗參差，大體既通盤籌畫而定，細節亦分別研究而成，有智慧在焉，有意匠在焉，有毅力在焉，於以覘工程專門家之學問經驗，於以覘創辦當道因材器使之效果，亦於以覘行政當局繼續不斷之精神，日本人之於源文明，知之則真知之，非僅知皮毛者也，行之則真行之，非始勤終惰者也。

美術之有益於人生，爲其足以陶情淑性也，爲其足以戮器嗜而增長筋骨也，其重要與各種體育之遊戲同，關於此理，予他日另文論之，予今欲先以一言爲同人

告者，日本人之於美術及體育遊戲，業已有充分之發展是也，日人逍遣之戲具，以賭技者爲最普通，華人造遣之戲具，以賭錢者爲最普通，同一賭也，而利害之不同者大矣，不但此也，一則於正事之餘作逍遣，一則以逍遣代正事焉。

就市場物價觀之，大連生活程度尙不甚貴，而日人之費用頗巨，大抵費於衛生者較多，浪費之處甚少，道路溝渠等之費用，固莫非市民所擔負，然捐金者固是市民，受金者亦仍是市民，日人發展工業，不遺餘力，多數物品，自造之而自用之，一地方之財物，如無數小球滾於盤內，滾來滾去，總在盤內，擔負重而不見苦，良有以也，執政者，取民之財以辦利民之事，歛之自民者，仍散之於民，代民辦之，與民自辦無異也，則民殆以擔負易

樂利耳、

日本工業之日漸實可驚人、鐵路大宗材料如機器車、鋼軌等、更無論矣、予嘗言作事須創始之、而又成就之、且又繼續之、日本人具此精神與毅力、且又無時不改良焉、十年以前、日貨每易識別、因其品質劣於歐貨也、然而近數年來、日貨識別已不易、或竟能與上等歐貨同其品質矣、予在玻璃廠親睹其出品、只見歐籍技師一名、則其出品固可稱為完全日貨矣、夫客卿何害、道在善擇之而善用之耳、且交換爲人類必需且最利之舉、智識及技能、精神與物質、無一不然、日本變法之初、客卿甚多、直至自己經驗及習慣十分充足之後、始漸將客卿辭退耳、

予遊彼地、適在暑假內、未能參觀學校、夫欲知教育

之優劣、固須先深知其教育方法及課程內容、然若就其青年子弟細加觀察、亦可知其七八分、日本男女兒童、十九西裝、顧盼英爽、軀幹剛強、態度敏捷、望其背不視其面、則直疑其爲英美健兒、從前世人、每以日人身裁弱小而以小字諡之、今睹此新代青年、不復能以此字諡之矣、謂非教育之成績而何、返觀我國、教育未發達而已衰頹、能母愧赧、

大連雖爲租借地、究仍是中國領土、論其居民、華人多於日人數倍、時至今日、所見婦人尙多裹足者、所見兒童、其態度既不活潑、其軀體又頗柔弱、其顧盼乃游移無精采、相形之下、似成爲無父母之零丁孤兒、非但無父母、並繼父繼母亦不有、予於此歎歎太息者久之、予謂兒童皆西裝、豈因其爲時髦乎、時髦莫如跳舞、日

政府固已停之矣、華人厭惡西裝、而跳舞之風却日盛、其故何歟、模仿貴得其道、若以時髦二字爲標準、則大誤矣、

醫院者、市民生活上之要需也、大連醫院、尙樸素不尙華美、廣大與北京協和醫院相勦、設備則應有盡有、殊不在協和之下、據此又可見日本事業之極有分寸、予賭此醫院、不禁想起協和醫院及清華學校之華美、及其經費之來源、譬如貧人受厚餽、身服百結之縉纓、而其首乃戴一友人所贈之錦冠、

予不知日本國內之情形如何、但在日人居留地中觀日本、無處不覺其有一種正肅之秩序、及鞏固之基礎、在此基礎上、各種事業、順序發展、無一物不得不所、無一事不適其宜、商安於其商、農安於其農、工師勤於其

工程之職業、警員勤於其巡警之本分、譬如自鳴鐘、司秒之輪司秒、司時之輪司時、司擺之輪司擺、彈簧樞鈕、無一不神其效用、返觀中華則反是、物鮮得所、事鮮適宜、忽而充稅吏、忽而辦外交、在此處作工師、在彼處又作政客、今日一無所能者、明日却無所不能、譬如自鳴鐘內之各輪、時而不動、時而狂跳、或此輪不轉、彼輪、或彼輪亂觸、此輪、彈簧樞鈕、殆已全失其效用、

朝鮮亦名高麗、其統治權昔屬於中國、今屬於日本、白色在西洋誌喜、在東洋誌哀、高麗男女皆縞素、予不知其何故、亦不知自何時始、

高麗庶富與中國同、對於中國之輸出品、以人蔘爲大宗、人蔘者、華人視爲延年益壽者也、人蔘有天生與人倍之二種、天生者固屬希珍、人植者亦須歷五六年之

久、諺曰『美女不字參夫』其意猶言迨吉之期太長、許字之後、若必待五六年之久、則年已邁色已衰矣、

植物礦物、是高麗無窮竭之富源、予所經歷之程途、殆

二、三千里、未曾見有尺寸之赤土、水旱天災、已成爲僅

見之事、何以致此、則因森林繁茂故也、韓地多山、層巒

疊嶂、枝葉蔽天、石縫之中、亦生長松柏、考其年齡、殆爲

二、三十歲、則可知其爲日本政府培養之結果、聞森林

禁令甚嚴、伐者燒者墾掘者及遷移標誌者、皆科以十

年以下之苦役、人情每樂於觀成、難與圖始、嚴刑峻法、

初時人多怨之、而水旱災彌之後、樂利固人人享之矣、

高麗女子、麗於日人、亦麗於華人、洵不愧爲麗人、負物

用首不用背、頭戴軟圈、俾負物得以維持其均勢、強項

不屈腰、寄語世人、無罪女子、頂天立地而無愧、

予曾就食於高麗飯店、席地就矮几而坐、與日本風俗同、惟屈膝而不折足、肴味在華日之間、侍者爲女子、全身潔白、髻與華女相彷彿、席後唱歌弄琵琶、尖似華音、哀似俄音、而情韻似日本、

高麗男子、有一種淡漠之態度、負物用背、俯首折腰、狀似懺悔者、予經越鄉村數處、寂寞無與承、不見爲富、亦不見爲貧、無所謂樂、亦無所謂苦、

高麗之金剛山、名勝地也、風景不亞於瑞士、亦不亞於法國之亞爾濱、故有東方亞爾濱之稱、西人又稱之爲鑽石山、人爲我述一古詩曰、『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在昔交通不便、非生於其地、不能遊其地、故如是云爾、今則火車汽車、十分便利、人人皆可亨遊覽之幸福矣、

此山草木密茂、瀑布以數十計、低者數尺、高者數十百尺、清泉曲流、音如歌曲、晨霞夕齊、午陰、一時一易景、亦一步一變狀、危岫怪石、美不勝收、竭造物之奇妙矣、循寒霞溪、至水晶岩、三仙岩、鬼面岩、乃至舊萬物相、新萬物相、名曰外金剛、長安寺、摩訶庵、毘盧峯、內務齋、等處、名曰內金剛、遊覽山水、舒神而却勞筋、願勞之即所以健之、人生之樂事、無有勝於此者、山下一地名溫井里、遊山之人、胥以此地爲分集之所、地方式之旅館、由日韓人所經營、另有西式旅館、爲鐵路局所管轄、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即名溫井里旅館、予就寓於此、館內見日籍旅客三四、夫妻子女、依然以家庭爲團體、又韓籍旅客二、無妻無兒女、予初疑其爲未娶無家者流、探之乃不然、奚但已娶、且不止一妻、非但有家、且有兒女甚

衆、妻兒何在、曰在彼不在此、然則韓人家庭、只可謂之破碎之家庭而已、

家爲國之雛形、予曾言之、家愈齊者國愈治、日本國之所以強盛、殆亦由於家之強盛歟、

鐵路人員、上自最高級首領、下逮最低級之匠役、無一不會受學校之訓練、火車內之僕役、多係小學畢業之青年、積資漸深之後、可以充軍隊長之職務、

日本人之思潮、與歐戰後之西人同、員役皆有一種自尊之氣象、人敬之則彼亦甚敬、人傲之則彼亦甚傲、大凡西洋人有一進步、日人亦必不肯落於其後、日本人之平民主義、亦不亞於他國、長官對於屬僚、頗謙抑、而屬員對於長官、都能恪盡職務、予在溫井里旅館所見者、足以證明予言之非虛、旅客多富貴之士、僕人皆下

級侍役、自不待言、旅客於遊山之暇、與僕孩作競球之戲、同此僕孩、捧膳呈茶、擦鞋拭衣、則又恪盡其分內之卑恭、

日本統治之制度及精神、以才能勞績爲標準、不以情面勢力爲標準、中國今日現狀反是、私蔑公、強欺弱、親侮疎、新擠舊、愚陵智、卑戾長、隋疾勤、貪劫廉、邪害正、惡賊善、一言以蔽之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春秋時代只有六逆、今則八逆且十逆焉、予思之、予重思之、誰實致此者乎、

予嘗言國家治亂之源、不外一語、曰平與不平、我夫常爲予言、治國只有四字、曰用人、用人之標準有六、曰學問經驗勤勞廉潔年資體質、予念及此、予觀世變、予欲無言、

自元山至京城之鐵路、係一枝綫、無頭等客車、在二等室內遇一客、氣度高貴而却甚謙恭、時雖盛夏、而衣履整齊、坐立如儀、一望可知其非尋常人、每過一站、必有數人參謁、比肩並坐、毫無盛氣、來者先後語塞、無稍流連、前者退讓於後者、因此則極短時光內、一一可周旋、普遍坐佔一座、臥佔一榻、坐臥一如常客、夜深而寢、黎明即起、寢起却又勝於常人、予初不知此客爲何許人、迨抵京城、始知其爲朝鮮總督、夫其地位如是之高、權力如是之大、而其舉動乃如是之儉約而又謙抑、輕裝簡從、始終未嘗驚一人擾一客也、

日韓之關係、譬如後母之於孤兒、母難於爲母、兒亦難於爲兒、母雖賢而兒終嫌其無誠意、兒雖良而母終疑其有異心、

予之原籍爲波蘭、今係獨立之民國、昔係俄羅斯之屬國、幼年之事、憶之甚詳、波人對於俄國當局、陽示尊崇而隱行詛咒、殆亦後母孤兒間之彼此懷疑者乎、

就予所見、日政府管理韓地、殊有足稱者、工業漸興、道路之添造及修養、中國不能比其萬一、學校及醫院、皆屬可觀、改良農業及水利、更日進不已、入韓人家庭而考其生活之狀況、小家有小康之象、窮民固尙不少、然困苦顛連、無如我華民之甚且多者、至於舊時高級社會之人、大抵皆今苦於昔、怨憤填胸、此本不足怪、巨家世族、習於晏安者已久、一旦放棄其官僚生涯而須以勞動易衣食、宜其不能滿意也、

華諺有云、「東山望見西山好、西山還不如東山、」此言足以道破普通人之心理、韓人宜知愛國二字誠美

麗、而公道人道實尤美麗、人亦惟幸福之是求耳、苟日人以公道人道爲基礎而管理韓地、苟其管理方法、足以使韓人之幸福與日人同、則猶店舖之經理、姓張姓李、何所爭乎、

日人處經理之地位、應猛省果已以公道人道待遇幼主否、日人處繼母之地位、應猛省果已出其全力以盡其爲母者之責任及恩德否、

四海一家、爲古聖人理想中之盛治、德人長於管理、荷法國用德人爲總長、則法之強盛、或過於今日、法人富於公理、荷德國用法人爲總長、則德之公平、或亦過於今日、聞者疑此爲不情之言乎、願予之所言、固憑理不憑情者也、憑理則一切不平等之境遇完全蠲除、何必如今日各國各張其強力、各攘其特權、致多數民族紛



紛擾擾於各不相安之苦海中乎、

今時國界甚嚴、種見甚深、在此情勢之下、各國只能各謀其自衛之道、猶太民族、散居各國、天生之奇才異能、無論爲哲學、爲科學、爲美術、均有功於各國之進步、各國享其樂利、而忘其所自來、仇妒之心、始終未能盡除、無他、由於宗教及種族之不同而已、既如此、則同一種族之人民、不得不團結而抵抗他種族之侵侮、

今日東方民族、以日本爲最強、略如歐戰前之德國、強者能爲善、亦能爲惡、予惟盼其爲善、不爲惡而已、德國窮兵黷武而失敗、意者、冥冥之中、有一更強之大物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許人以惡道霸天下也、

進思日華之關係、我華人應信服日本之智能而取以爲法、日本亦應知中國之富強、實足收輔車相依之利、

## (7) 巨頭有巨手方能救國

救中國者何人、南乎北乎、東乎西乎、左乎右乎、目前未可斷言、只可默思而已、予非政客而爲公民、惟知放眼以遍觀八方而已、

以予觀察所得、人人欲爲善、而所爲者却相反、蓋只見爲惡而未見爲善也、

今日者、我人只覺得美麗之大國、沈溺達於極點、思用任何方法以援救之、南北左右、皆以三民主義爲標榜、究竟三民主義爲何物、明白透徹者甚鮮、腦中之神經、如颶風中之雲霧、浮沉無定向、人云亦云、亂投藥石、謂欲救出祖國於死地、

民生民權等等問題、在歐洲政治經濟學上、久已膾炙

人口、無人不由此途進行、惟緩與急則隨其國情而稍不同耳、予就四週景象而沈思默念、覺惡氣已瀰滿於國中、所以使中國全盤陷溺者、即此物也、此惡氣維何、歐洲有一諺曰色孽、蓋歐洲人之善惡、如忠勇、如政奸、社蠹、無不淵源於女色、中國女子、並不佔此重要地位、另有一種魔力、遠在女色之上、曰錢是已、予當改色孽二字爲錢孽、

世界上、人人愛錢、固不待言、而華人愛之獨深、華諺有云、「錢可通神、」其實更在神權之上、又云「愛錢如命、」其實更視生命爲重、政奸社蠹、莫不淵源於錢之一字、

華人無宗教思想、故西人傳教、實無裨於中國、至於道德、則舊者已滅、新者未萌、而惟有錢之一物、爲社會之

原動力、譬如機器、動力之源爲燃料、燃料之力、能使一機動而百機皆動、

人之原動力爲心、心以血輸送於四肢及全體、若輸送合宜、則血之流行於各脈者、合法而心身皆能康健、作事乃有成效、反之、若血之輸送不靈或過度、則心與身皆病而不免於死、

實言之、錢者、猶原動機之燃料也、原動機者、所以使機具作工者也、燃料之使用、愈多愈妙、錢亦如是、血之於心亦如是、血只宜流於本身、不能刺取他人之血、以納於己身、錢亦何獨不然、人人欲錢、用錢可耳、用錢愈多、收效愈多、故用錢不患其多、但不能有一錢之虛糜、更不能有一錢之偷漏、何人有此能力、此人即是救國者、中國社會內、無一事不失其平、無一事不失其寧靜及

穩固、予曾有所申論、茲再就公道二字補其義、

華人口頭、無不以公道二字相標榜、究其所謂公道、乃是自身片面之公道、而他人所謂爲公道者、却又嘗爲非公道、或事不關己之時、已認爲公道者、事苟關乎己之私利、則又認爲非公道、易言之、甲有甲道、乙有乙道、甲議乙而乙又議甲、甲之計畫、乙推翻之、乙之基礎、甲破壞之、丙與丁戊與己、往復循環、莫不在此「似公實私」之途徑中、高下各級之執政者、莫不在此「似公實私」之圖套中、例如挑擔、前重則移其肩於前、後重則移其肩於後、一日之先後、一事之始末、移其肩不知數十百次、方且詭其辭曰、担平担平、嗚呼、眞乎僞乎、公乎私乎、如此而欲社會之寧靜或穩固、豈非欲南行而北其轍乎、西國銅像、有以盲人持天枰者、其意謂公平

之道、不係於眼之青白也、我國若作此銅像、則應以巨眼之人持天秤、其巨如天、目光四射、見甲強則曰甲之理長、見乙弱則曰乙之理短、斯殆天地外之公道也歟、斯殆人類外之公道也歟、設有人焉、無論其爲南北左右、用其天秤、賴乎手不賴乎目、目不分青白、手不分高下、此人即是救國者、

然則可以救國者何人、曰何人具兩巨手、即能救國、左手散金錢、億兆京垓不嫌多、而惟以不虛糜不偷漏爲條件、右手握天秤、情面勢力皆不顧、而惟以不放鬆不偏循爲條件、今之巨頭、具此巨手乎、寤寐求之、馨香禱之矣、

### (8) 意見一致

凡一問題、各人之意見、往往紛歧、往往有贊成反對之兩派、

論政治則一派入贊南反北、又一派人却贊北反南、兩派各有其充足之理由、論社會則一派人以爲女子應當剪髮、又一派人却切齒痛恨於女子之剪髮、

究竟何派理長、何派理短、實無精確之標準、祇紛爭於紛歧之意見中耳、

顧有一問題爲人人所贊成者、右派曰然、極右派不曰否、左派不曰否、極左派亦莫不曰然、此爲何事、即生活問題中之衛生問題是也、

「無人願死、無人喜有病、」吾人之意見雖屬紛歧、至

少對於此二語、可以一致、

吾人對於外人、有惡之者、亦有好之者、然而彼等身軀之強壯、及其小兒之健康、當亦無人能否認、

人稱租界爲富人所居、殊不知窮人亦以租界爲樂、某日、予自天津東站繞道赴河北扶輪學校、雇洋車代步、天適初晴、許以一元之代價、此數極豐、車夫忻然有喜色、

由站至租界起士林午餐、再繞道赴舊城再往河北、馬路之寬狹、雖不能望東西洋之項背、然平坦潔淨、已不可妄加誹議、予之人馬、（人是形容詞、馬是名詞、）腳踏平地、肺腑所吸之空氣亦佳、面帶笑容、疾馳如真馬、予觀道旁之水流、積滯之處甚少、夏不沒股、而冬不滑足、予知其地爲租界、先爲俄界、次爲法界、次爲英界、再

折回法界而入日界、蓋即中國統治下之外國統治區也、路綫甚長、而予之人馬、却不以為苦、行時且為予諄諄說明此為某界彼為某界、勞中有逸、苦中有樂、皆能於言外見之、

未幾、予之人馬、忽然寂寂不發言、而予身亦漸覺振撼不寧、道漸不潔亦不平、且多深淺不一之潭或坑、

更前行、乃入一路、天然本色、一片濘泥、是時天已晴、隔夜之雨、在租界已不見水迹者、在此處乃儲蓄成澤、車輪沒入約尺許、予正凝視途中人、忽受大震、予之人馬、用全力扶持車桿、以免失其均勢、一則不願自跌、二則不欲使予墮地、三則不忍傷其貿易衣食之工具、汗流浹背、氣喘口渴、在泥中如受電力吸住、迨拔出則一鞋已葬於地下矣、論其價值、殆估一元之四分之一、

既失鞋、則只可赤足以行、予甚憐予之人馬、似真馬不如、蓋真馬尚有蹄鐵為護足之具也、

此時彼固不如先前之喜氣融融、不復與予談寒暄、予亦默憐其勞命傷財、何謂勞命、蓋其筋骨皮血、犧牲已不少也、何謂傷財、蓋鞋既有相當之價值、車輪及膠皮、受損亦屬不貲也、

予問此為何國租界、彼乃側目告予曰、「此非租界、此乃大中華之大街、租界地昔日原狀亦是如此、」

當予受困於泥塗之時、旁有兩車、情形正相同、前面另有一車、困更甚、輪旣全斷、乘客亦仰天大臥、該客係青年女子、脂其唇、又粉有面、身穿綢衣、旁有男子、為夫或為父、予不暇細辨、厲色怒聲、幾欲揮拳、車夫亦韜之以怨詞、並作怨天之狀、謂此乃天意非人力、

吁、天乎人乎、人必自侮而後天侮之、天何咎乎、租界上之天、非即是中華民國本土上之天乎、彼在租界履平蹈和安享樂利之人、熙熙攘攘、豈非十之九仍是中華民國之人乎、

我人處此時局中、在議會席上、每苦不能做鴟子、言稍偏於南、則獲罪於反南之人、言稍偏於北、又獲罪於反北之人、是故、與其多言、不如不言、若能多言而等於無言、則其術神矣、然而予所經歷之前事、似可作一席話之資料、而不致觸犯任何方面、引伸其事、又可作簿記法之談話、失鞋之費若干、修車之費若干、臂力之費、當日不能再賣第二次氣力、其損失又若干、或者勞苦過度、翹日後日、累日不能賣氣力、其損失又若干、一元之代價、所得恐實不償所失、

至予本人、亦仍是失上有失、虛糜數十分鐘於泥漿、一也、驚慌煩惱、繚繞於神思、二也、腰臂挫拆、全身不暢、三也、設在新式城市、近者如大連、乘洋車一次、僅一毛耳、乘馬車一次、僅二毛耳、乘汽車一次、僅五毛耳、今費一元而受物質精神之痛苦、豈非失上有失也乎、

予不知租界上之闊人、亦曾於租界外一嘗此苦味否、闊人出租界、非汽車不行、機大輪大、或者泥漿不足以爲祟、途中他人之痛苦、或亦無暇體會、

予在途中受此一番挫拆之後、繼續予之行程、沿途氣味之惡、令人作嘔、予惟有掩鼻之一法、途中人多半亦掩鼻而過、

每日學生之經過此途者、實繁有徒、其家長雖住租界、有時亦不免在此闊王路上經過、予欲一問、彼等亦

如予之掩鼻否、亦曾將中國區外國區作香臭乾溼潔汚之比較否、爲父母者如不愛其子女則已、苟其愛之、曾一思其沒於泥塗之危險否、如其思之、曾爲籌畫方法否、

予又欲一問、男女青年、見此中國區外國區之不同、見此中國先輩與外國僑民作事之不同、究竟發生何種感覺否、

父母愛子女、原無微不至、養之以健其身、教之以強其腦、愛之之術、無有愈於此者、至以金銀田地遺子女、名曰愛之、實則害之、

且父母又應示子女以可敬可佩之事蹟、方非忝稱父母、子女皆非盲者、敬否佩否、亦視父母之事蹟何如耳、今之人、日日言維持道德、維持之方甚簡易、只須以事

蹟昭示來茲可耳、

存款於銀行、豈真可恃、他日共產黨或且劫之以去、與其如此、何如捐其一部份以改良此路、享之者即君等之子若女、其利息之穩而且大、視銀行之利息、十倍之或百倍之焉、

即不然、每一學生之家長、平均担任十元或二十元、似尙非力所難勝、數月以後、君等之子女、可以免泥塗、可以呼吸新鮮空氣、腦益強而身亦益健、君等他日睹此子女、豈非大樂事乎、子若女見此事蹟而益增其敬佩父母之心、君等之有功於道德者、小之在家庭、大之實在社會、又豈非君求仁得仁之大快事乎、

此事非但爲榮辱所關、實爲生死智愚所繫、人各爲父母、子亦一母、拋棄政治社會複雜問題、而提出此簡單



心 文 二

問題、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其能博世人一致之意見也乎、

---

(9) 殺或不殺 (圖救高仁山而作也)

欲正人心，殆有二法，曰用刀鋸，曰用情理。

過激思想，一如空氣中之微生蟲，有傳播之能力，有傳染之毒性，我人能否以刀鋸剿滅空氣中之微生蟲，實一疑問。

今有人焉，已傳染此微生蟲，殺之爲愈乎，抑別有更善之道在乎。

以痘治痘，以疹治疹，我國舊言，謂之以毒攻毒，科學新名，謂之以微生蟲戰勝微生蟲，思想何獨不然。

殺一人本非難事，亦不足以示威，而億兆京垓之微生蟲仍無恙也，軀殼受刀鋸矣，思想何嘗受刀鋸哉，且此刀鋸，反足以助長傳染而有餘，惟以思想攻思想，方是

良法，彼以過激來，此以情理往，勝者爲真勝，敗者爲真敗，且勝者可以常勝，敗者歸於常敗。

今有人焉，其思想與我人相反，我人如能以情理折服之，則同此一人，今日爲勁敵者，明日或反爲健友，各國剿滅過激思想之方法不同，如舊法，如舊俄，如新俄，如中國，皆視刀鋸爲剿滅之利器，反之，如英國，德國，日本，皆以情理爲剿滅之利器，一則愈剿滅而愈無效，一則無剿滅之痕，而實收剿滅之效，孰優孰劣，顯然可見，且舊俄之所以速亡，實即此刀鋸劣法速之使亡者也，前車不遠，可爲殷鑒，我人奈何不深長思之。

且也，我人不應受第三者之暗中操縱，此第三者可此刀鋸劣法用於其本國，而却盼此刀鋸劣法行於我國，彼豈欲我之剿滅微生毒蟲乎，我之亂彼之利耳。

思想者、人民國家之靈魂也、正者勝、邪者自敗、邪者正之可耳、乞靈於此不靈之刀鋸、策之下矣、

---

## (10) 勤勞與逸倖 不白吃與白吃

十六世紀內、英國文豪血克司比氏有言『世界是一戲院、各人各演其戲』予謂世界是一利藪、各人各謀其利、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氏、與著名新聞家罕孟氏談話、至理名言、足啓人之猛省、其言曰：勤工是免去戰爭之良藥、勤工是消除革命之良方、予更進一步言之曰、勤工能消除萬惡、

人可分爲二大類、勤勞者爲一類、逸倖者又一類、

無論爲官爲農爲工爲商、凡人恃其手技或心藝、孜孜矻矻、勞心或勞力、以易衣食者、皆屬於勤勞一類、古人所謂自食其力者、此類是也、凡人恃其餘蔭或遺產或

情面或勢力、智取巧奪、運其機詐、以徼倖成功者、皆屬於逸倖一類、古人曰、小人行險以徼倖、此類是也、

今日世界大問題、人曰、傭工與資本之爭、予曰不然、乃是勤勞與逸倖之爭耳、一般人單純之主義、欲以逸倖握統治之權、又一般人單純之主義、欲以勤勞作統治之本、此兩方悞會之所由生、即兩方爭鬥之所由起、

福特何人、資本家也、非共產黨也、然彼嘗言俄國有光明之前運、並將有驚人之成績、予不知俄國細情、但福氏此言、諒必有所根據、蓋彼于一般人之逸倖、及又一般人勤勞、見之多而知之深矣、

舊俄何國、予見其崇逸倖者也、新俄何國、人稱其崇勤勞者也、昔也、逸倖可以傲人、勤勞爲人所賤、今也、勤勞可以傲人、逸倖爲人所賤、新舊代謝、如是而已、新俄此

種主義、如能持久不懈、則福特氏之預言爲有効、

一國之政治、與一國之經濟相循環、而經濟是其原因、政治是其結果、崇勤勞則生利者衆、經濟隨之而平均、政治隨之而穩靜、崇逸倖則分利者衆、經濟隨之而畸輕畸重、政治之亂象、亦隨之生矣、

數年前、蘇俄曾一度欲推翻資本、利未顯而害己見、懸崖勒馬、仍採取小資本主義、彼所謂小、仍不亞于我國之所謂大、予故曰、今日人類之爭點、決非在傭工資本之間、而實在勤勞與逸倖之間也、

經濟之代名詞爲金錢、人無金錢、即不能生活、故人之愛錢、未可厚非、惟視乎得之之道何如耳、又視乎用之之道何如耳、理論與事實、不可以同日語也、

無一人能脫離金錢、無一地不爲此物所流通、其勢力

實瀰滿于人寰、善者勤工爲此也、惡者賣身賣口賣心亦爲此也、

古之人迷信陰陽、苦于生前、尙希冀樂于死後、今之人不然、死後非所問、惟欲博生前之樂耳、故愛錢耳、

中國長眠千百年、今日在初醒之期、陽光刺目、欲以一日之力、追蹤他人、果循何路以進行乎、果欲達于何種程途乎、其目的及希望、果何在乎、將爲一般人擁有勢力、情面者、謀擴張其勢力、情面乎、抑以新勢力代勢力、以新情面代舊情面乎、抑欲打破勢力與情面而謀生存之大道乎、

人皆愛生不愛死、且皆欲有所成就、斯固人類正當之希望矣、願成就實有兩途、一即勤勞、一即逸倖、

政府之責任安在、在引民于正大光明之一途、庶幾一

人之成就，即是國家之利益，一人之失敗，亦即是國家之損害，利與害豈偶然者哉。

中國人成就之法，向賴投機，紆迴曲折，總不外乎逸與倖，新軍閥取舊軍閥而代之，舊官僚改頭換面而成新官僚，如舊戲新唱，如舊店新開，招牌全新，精神更舊而更腐敗，其實心實力之人，反被僞充，非軍閥非官僚者，誣之爲軍閥或官僚，真僞不分，是非不明，截至今日止，依然逸倖者勝利，勤勞者失敗，然鑑于他國之前車，則此種勝敗，仍有反覆之一日。

今人標榜之美名甚多，曰國家主義，曰社會主義，曰共產主義，……究其實際，大半爲私利主義，人人口中稱利國利民，至考其行爲，則欲利己而先害人，文人學士且如此，遑論官僚與軍閥，利民利國之詐言，適增

其害國害民之罪惡。

奮鬥不必全恃武器，武器在手者，未必可以勝人，而獨有一物操必勝之權，曰純潔之主義是已，主義亦並不新奇，曰開勤勞之門，堵逸倖之路而已。

如何以開勤勞之門，曰獎勵而已，獎勵才智，獎勵技術，獎勵體育，獎勵文學，獎勵清廉，獎勵著作，獎勵各種發明，細而至于縫紉庖厨，亦莫不獎勵之。

臭乳腐之爲物，不可謂非細矣，距今未久，英國曾爲一婦建銅像，以表彰其創製一種臭乳腐之功績，政府之用意何在，曰獎勵勤勞而已。

如何以堵逸倖之路，曰以能廉敏熟爲用人之標準而已，易言之，以才能德行精力資格爲用人之標準而已，營利舞弊，固應科以嚴刑，一切賈緣詭譎欺詐踈懶之

惡習、亦應一律懸爲厲禁、捐去親族調劑主義、此種主義、乃是家天下之遺毒也、捐去省縣偏狹觀念、此種觀念、乃是諸侯封建之流風餘韻也、爲事擇人、勿爲人設事、用當其才、勿用非所學、勿令庸者居智者之上、勿令貧者居賢者之上、勿令闊茸者浮淺者居強幹者老練者之上、勿以名器假人、勿以公職爲酬報私誼之餽贈品、一言以蔽之曰、勿以私害公而已、孫中山先生以天下爲公、夫天下之大尙須公、況在一國之內乎、先生又欲取消不平等條約、夫有條約之不平、尙須取消、同胞間無條約拘束之不平、奈何反任其存在乎、奈何放任縱之而有更險更毒之現象乎、

一方面開勤勞之門、一方面堵逸倖之路、國之興者勃焉、反是則國之敗也、豈焉、

一人因勤勞而獲獎勵、百人隨之奮起而勉力于勤勞、勤勞之人愈多、生產之能力愈大、人各自食其力、國乃不爲人食盡、

青年子女、最易沈溺于虛無縹緲之空理、夫此空言果物乎、即是引誘青年于逸倖之歧途者也、

逸倖之別名、俗語謂爲飯桶、亦謂之吃白食、勤勞之別名、俗語謂之不吃白食、純潔主義之爭、乃是不白吃者與白吃者爭耳、官僚軍閥爲白吃者流、固不待言、其他以空白主義號召者、果皆非不白吃之流氓、白吃者與白吃者爭、孟子曰人將相食、又曰率獸食人、此之謂歟、此其時歟、

如果所爭之焦點、純在不白吃與白吃、而所爭之人、亦純爲不白吃之人與白吃之人、則不白吃者終必勝、白

吃者終必敗、則息爭即在目前、如其不然、以不白吃爲  
招牌、這事將成、仍以白吃爲歸宿、我不知爭至何時始  
止也、吁可畏也、

---

心

文

二





31A  
82

版權屬於著者

商准方能翻印

著者

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

北平東城

無量大人胡同十八

商務印書局

每冊壹角